

THE ALMIGHTY



无所不能的人

〔美〕欧文·华莱士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龙
系
佳

脱
回

曲

局后

下，
塞打
了个
子。

怀
过

〔美〕欧文·华莱士 著

无所不能的人

关浚哲 刘晓杰 廖若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THE ALMIGHTY

Irving Wauace

根据美国Deu出版公司1984版译出

无所不能的人

〔美〕欧文·华莱士 著

关凌哲 刘晓杰 廖 若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7插图 310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统一书号：10094·699 定价：3.55元

译 本 前 言

—

欧文·华莱士，何许人也？翻遍手头所有有关辞书，不见收录，因而生年不详。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还健康地活着，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国度里，以高速抛出一部部极为畅销的小说和非小说。到一九八四年，他已独立创作或与人合作二十三部小说和非小说，其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总销售量达一亿三千万册，堪与英国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与美国的言情小说巨匠丹妮尔·斯蒂尔的作品的销售量相提并论。作品的销售量不能证明一个作家的伟大与否，但能说明他受欢迎的程度。

不过，欧文·华莱士在中国的“命运”远不如那位已经作古的悬念大师克里斯蒂。当这位夫人的作品在中国甚嚣尘上之时，华莱士的一部作品《R密件》也悄悄问世，但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只是到了前年，一家小刊物开始连载他的长篇小说《第二夫人》，刊物印数直线上升，人们找来该书原著先睹为快，发现华莱士的想象可谓绝妙，但又感到该书编造的痕迹过于浓重，而且内容近荒唐。《第二夫人》写的是苏联克格勃意欲了解美国的军事与政治的核心机密，在美国总统外出访问期间，采用“调包战术”，派一名长相酷肖第一夫人的克格勃女间谍乔装打扮，顶替了真正的总统夫人，等等。故事不能说不

吸引人，但大家可以想象，克格勃就本领再高，做到这一点恐怕亦比制造某种新式武器攻击美国遍布太空的间谍卫星更难。好在华莱士本领高强，身手不凡，居然把故事编得很“圆”，真有点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的味道。当时得出的印象是，华莱士其人可能极爱猎奇，杜撰闻所未闻的故事，欺世盗名。前不久，有幸又读到华莱士与人合作的非小说《伟人的风流韵事》，更感以前的印象之确切。该书收录百余名世界风云人物的爱情生活和隐私，可谓天下一大奇书。所录事件均有出处，根据确凿，看来是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广泛调查，但全书使人感到乏味、无聊。

当然，仅凭这两本书就给华莱士下猎奇、荒唐、无聊的定论恐怕欠妥。《无所不能的人》就是反证。相信随着他的作品愈来愈多地被介绍到我国，读者及专家会给予他确切的评价。

二

《无所不能的人》，顾名思义，使人首先想到上帝。上帝创造了天与地，光明与黑暗；之后，又按自己的形象用灰尘造出亚当，再取亚当之肋骨造出夏娃，从此，有了万物和人。华莱士的确写了一个上帝，一个新闻王国的上帝。

爱德华·阿姆斯特德从死去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大宗遗产，但未想到父亲与此同时也给他设置了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只有在今后一年里，使其主要遗产《纽约纪事报》的印数超过《纽约时报》，他才能成为该报的主人，否则就将报纸转卖他人。视报纸为生命的阿姆斯特德一方面对一直不曾把他放在眼里的父亲恨之入骨，一方面又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先父一生梦寐以求但却未能完成的事情。一次偶然事件使他认识到，欲扩大报纸发行量，绝不能等待新闻，而是要制

造新闻。他遂与一群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勾结，合谋制造了绑架西班牙国王、劫持联合国秘书长、盗窃以色列国宝“死海残卷”、击毙以色列总理等一系列事件，并对此进行了独家报道，报纸印数骤升，阿姆斯泰德也摇身变成新闻界的泰斗和巨人，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随着报刊发行量的上涨和声誉的鹊起，阿姆斯泰德也渐渐走上疯狂的道路。他已不满足仅仅于制造新闻，他要通过制造新闻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世界上每个人，不管什么人，都依赖于我，就是美国总统也不例外（他要乘总统访英期间，在空中制造撞机事件，谋杀总统及随行人员）。人们知道什么，遇到什么事，都由我来决定。天下重任都在我的肩上。我就是新闻，我制造新闻，今天世界上的全部生活都由我主宰。”大概就是全能的上帝也不曾如此不可一世。

好在不是所有的人都屈从这位“上帝”的淫威或目睹黑暗而退避三舍。既就在他为掩饰自己的罪行，先是制造事故撞伤他的精神分析医生，继而错杀自己的情妇，又意欲毒死妻子之后，他手下的女记者维多丽亚·韦斯顿依然置生死于度外，在其男友的帮助下，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拯救了美国总统。真相大白时，阿姆斯泰德坠楼自戕。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姆斯泰德不是上帝，而是魔鬼，是恶的象征；而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维多丽亚·韦斯顿才是代表正义，意味着善的觉醒和反击。

三

《无所不能的人》首先写的是一个人的悲剧。爱德华·阿姆斯泰德一直在父亲的阴影下生活，难以显露峥嵘。他恨父亲的炙手可热的权势，恨父亲掌握着那么多报纸和产业却不给他

一个显赫的地位，恨父亲年逾古稀却艳福不浅。父亲亡歿，他意欲一展宏图，扫荡父亲留下的一切。他先是轻而易举地征服了父亲的情人，在情欲上得到了满足；旋即开始争夺报纸，一定要使《纽约纪事报》的发行量超过《纽约时报》。于是，一出惨剧上演了。幕起幕落之间，阿姆斯泰德开始了趋向黑暗的堕落，直至自杀身亡。我们可以说，阿姆斯泰德的悲剧是在双重压力之下产生的；内在压力是他的复仇心理，欲与先父一比高的竞争心理；外在的压力是父亲的无理要求、报界的激烈竞争和勾心斗角。在双重的压力下，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从人异化为兽，从开始不愿见血到后来欲置总统于死地而后快。我们相信，在美国这样竞争激烈、金钱万能的社会里，上演这类悲剧的绝非阿姆斯泰德一人或从事他这一行业的人。

其次，《无所不能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西方新闻界的黑暗与弊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值得报道，这是西方新闻记者的信条之一。于是，报纸为招徕读者，追求利润（只有报纸的内容“引人入胜”，读者众多，才能吸引商人在报上刊登广告），均在显著版面编发凶杀、抢劫、强奸等极富刺激性的新闻，并报道一些用我们的观点来看根本没有任何新闻价值的异闻奇事。比如，英国的一些记者就常常跟踪英王妃戴安娜，甚至在她常去的草坪附近埋伏，架起长焦摄影机，意欲拍下她的各种镜头，令戴安娜大为不悦。只要翻一下西方报刊，你就能发现无数大倒胃口的新鲜事儿。当然，我们的主人公阿姆斯泰德已不仅仅满足于报道人咬狗之类的小事（书中对此有生动描写），他走上了极端，彻底摈弃了报纸对所发事件进行报道、未发事件进行预测的功能，而是暗中制造新闻，以此哗众取宠，耸人听闻，并击败其他竞争对手。阿姆斯泰德虽

是虚构人物，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乏这种败类。前几年，美国曾有一女记者因报道黑人儿童吸毒的情况而获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后经调查核实，发现该条报道纯系杜撰捏造，又被褫夺这一奖励。因此，我们可以说，阿姆斯泰德不过是许许多多这类原型的集合。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报刊发行人普利策对其报社人员的训诫：“永远要为进步和改革而斗争，对不正义或腐败的行为决不宽容；永远要和各党派蛊惑人心的政客作斗争，决不隶属任何党派；永远要反对特权阶级和掠夺公众的人，而对贫民坚决给予同情；永远要致力于公共福利事业，决不满足于只发表新闻；永远坚定不移地保持独立，决不害怕向一切错谬的事物做斗争，无论那是掠夺成性的豪富还是吞噬百姓的赤贫。”阿姆斯泰德背离此道多远，读者有目共睹；现实的西方新闻界是否坚持这一信条，大家可以认真分析。

第三，具体到每一本书来说，美国的通俗小说作家，诸如西德尼·谢尔顿、欧文·华莱士等，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动笔前对素材的积累和研究，动笔后的谋篇布局，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完整，他们在这些方面是刻意求精的。从本书来看，华莱士如果以前不曾跻身新闻界的话，至少对报纸的采访、编辑及发行诸方面有相当的了解；在编造情节时亦匠心独运，故事脉络清晰，进展神速，结尾时戛然而止，余音缭绕；书中塑造的人物更是性格鲜明，毫无粗制滥造之嫌：阿姆斯泰德的权欲熏心、其妻由爱而恨的转变、两代人的玩偶奈斯比特不甘沉沦却又无力自拔的矛盾、维多丽亚·韦斯顿的聪明和果敢、尼克·拉姆塞表面上的玩世不恭和内心里的丰富情感，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恐怕都值得我国的通俗小说作家借鉴。

当然，由于世界观及立场的局限，欧文·华莱士充其量只能做到对西方新闻界的尔虞我诈、瞒天过海等黑暗现象进行毫不保留的揭露，而不能究其根源，找到出路。相信我们的读者可以很好的完成这一任务。

欧文·华莱士和许多其他西方作家一样，在书中加进了一些为我国读者所不齿的“佐料”，虽篇幅不大，却是不可放过的污染，因此在翻译时进行了适当的删节。

另外，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余小强同志曾给予很大的帮助，谨致谢忱。

边 及

※ 新近在国内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内有欧文华莱士这一条目。华氏生于1916年，以小说及电影剧本著称。

他低头凝视着未加盖的灵柩。使他感到吃惊的是，父亲的个头看上去居然会那么短小。在爱德华的眼里，老头始终是个庞然大物。此刻，他却僵硬地躺在绸缎垫子上，几同侏儒。爱德华知道，这是因为老头的气数已尽。伊兹拉·杰·阿姆斯特泰德，这位当代最伟大、最独断专横的报业巨头，过去是何等的充满活力，精力旺盛，气势压人。现在，他仰卧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昔日的威风尽扫，显得又是何等的微不足道。舍此，一切都井然有序。若说仍有不尽人意之处那只能是老头的两颊了。伊兹拉·杰的两颊红得很不自然。殡仪馆的人总是喜欢象往常一样，把死人的脸涂得过红。转身离开灵柩，爱德华又感到一惊，因为他心里未存丝毫怅若有失的感觉。

更使他吃惊的是，他反倒觉得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他扫视了一下灵柩后面五彩缤纷、拥成半圆的花束，发现那里面有件东西不十分入眼：在一个画架上放着一面炫丽的，由红、白、蓝三色康乃馨拼成的美国国旗。爱德华·阿姆斯特泰德确信，这一定是《纽约纪事报》全体同仁赠送的。有一位雇员曾听说或读到过1951年时，这种花卉国旗被用来装饰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①的灵柩。他认定伊兹拉·杰，也应受此殊荣。多乏味啊，和父亲的那些报纸真是如出一辙，爱德华·阿

① (1863—1951)，美国报刊发行人，赫斯特报系的创始人。

姆斯泰德对自己说道。

他听到妻子汉娜在前面发出一声压抑着的啜泣，心里顿时感到有些内疚！他快步向前，走到她身边，挽起她的臂膀，搀扶着她。汉娜的胳膊摸上去骨瘦如柴。他几乎都快忘记，她早已是病魔缠身，别提有多虚弱了。

汉娜抬起头，眼泪汪汪地向上望着阿姆斯泰德，“罗杰，”她低声说道：“罗杰在哪里？”

有那么一会儿，阿姆斯泰德不解地眨着眼。然后他记起来，转瞬间他又把别的什么事给忘了。罗杰是他的儿子。他向身后望去，看见罗杰正从家属休息室里出来，走到灵柩旁，高高地立在那里，长脸上流露出一付茫然悲伤相。和往常一样，阿姆斯泰德对自己的儿子总是感到气恼和不快。多半就象他父亲对待自己那样。但是不，他自己的不快与他父亲的完全不同。那男孩——实际上他已是三十六岁的成人了——个子太高，皮肤太黑，成天在野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根本不配做他的儿子或他父亲的孙子。罗杰在威斯康星州为某几家调门很高的环境保护组织工作，一年到头活动在室外。不是钻在森林里，就是浪迹在江湖边。阿姆斯泰德确信，罗杰已多年未读过一本书。他根本不会舞文弄墨，连封信也不会写。他每年在圣诞节时来纽约一趟，平时靠寄小册子保持联系。他的基因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来自汉娜家族那边的某个拓荒者？

阿姆斯泰德叫过儿子，“罗杰，照看一下你妈。”汉娜尽管能够走动，但稍微站立一会对她来说都是痛不堪言的事。阿姆斯泰德又补充说道，“帮她坐进轮椅去。”

阿姆斯泰德把汉娜交给儿子，自己向开着门的教堂走去。外面，扶灵人已经到齐。他提醒自己：脚步不要迈得太轻快，

握手要稳重而有力。他庄重地与六位著名的扶灵人一一握手，接受他们的吊唁，向他们表示谢意。这些人是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两位州长、一位市长、陆军总参谋长和一位高级宇航员。阿姆斯泰德脑子里闪现出一幅给那天早晨头版上加黑框的《纽约纪事报》增色的社论性漫画：朦胧中，伊兹拉·杰爬上云端向奥林匹斯山攀去。山顶影影绰绰地站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温斯顿·邱吉尔，夏尔·戴高乐，安瓦尔·萨达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约翰·韦恩^①等人，他们都在等着欢迎他。漫画使阿姆斯泰德猛省：父亲过去熟知那些遥远而模糊的大人物们，他活了八十一岁，认识同时代所有的伟人，并且自己也确实被人们看成是其中的一位。

阿姆斯泰德抛开对这些不朽的伟人们的幻觉，一眼看到了附近的名流显贵和父亲的信徒们。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向他们走去，心里希望自己那张罗马人的脸上能露出点矜持的伤心样。他向自己的忠实助手哈里·迪埃兹和布鲁斯·哈姆斯通点点头，和父亲的总编奥利·麦克亚历斯特紧紧地握了下手。刹那间，他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同父亲的主要对手，《纽约时报》的老板保尔·艾尔德里奇面对面地站到了一起。但是他很快就又不想到惊讶了。因为艾尔德里奇是常青藤联合会^②的会员，又是东部权势集团^③中的势力人物，在这种场合下，他出现在这里完全是一个绅士应做的事（阿姆斯泰德猜测，尽管艾尔德里

①（1906—1980），美国著名电影演员，擅长扮演西部牛仔角色。

②该联合会由美国东北部哥伦比亚等八所高等院校组成，因校园里古建筑上有常青藤缠绕而得名。

③又称东部门阀，即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法律、新闻界势力。

奇出身名流，但他对自己不太有教养的父亲伊兹拉·杰多半还是怀有某种敬意的：敬重他的自我奋斗的成就、他的活动能量、他的魄力。艾尔德里奇安慰地用力握握阿姆斯泰德的手，阿姆斯泰德也使劲地回握了一下，同时提醒自己，在新闻行业里他们是难兄难弟。

随后，阿姆斯泰德慢步向一群裹着精工细做的素装的妇女们走去，他认出其中的一些是报社的雇员，另一些是其他男宾的妻子们。他不停地向人们频频点头，猛然发现自己正在寻找金·奈斯比特。他想找到这位金发碧眼、身材苗条的年轻女人。但转念他就明白，金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他还知道，她一直是自己抱怨父亲的原因之一。他尽力使自己相信，这种怨恨源自母亲还健在时，父亲就供养了这个女人多年，以及金是那么年轻，比自己还要小好多岁这两件事上。但实际上，怨恨之心并非由此而起，却是萌发于他对父亲的羡慕和嫉妒。他很高兴金没来参加葬礼。这说明她有风度明事理。或许也说明了她对父亲并没有多少感情。

他停止了对金·奈斯比特的搜寻，发觉贺拉斯·利汀顿正在向自己走来。利汀顿身高六英尺多，灰白的头发剪成平头，脸刮得光光的。他内穿马甲，外罩一套整洁的灰色西装丧服。

“令尊大人谢世，本人深表遗憾，爱德华，”他口齿清楚地说道，一只手握住阿姆斯泰德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

“谢谢，不过他已非常高寿，”阿姆斯泰德说道。“何况一生过得也很快活。”

“是的，他很快活。”

“我想，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满足了。”阿姆斯泰德补充说

道。

“一点不错，”利汀顿表示同意道。他清了一下嗓子，似乎对这种琐碎的话有点感到不自在，一心只想调转话题。“嗯，爱德华，无论何时，只要有空——我是说等这里完事后——我想和你谈谈。我不是在催你，一、两天后也无妨。有些事情要向你解释一下。”

“事情？什么事情？”

“令尊的遗嘱。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那是个很短的文件。其中有许多地方涉及到你的利益。你知道，令尊是个腰缠万贯的人，使他的事业不断香火至关重要。一旦你准备接手，我们就碰个头。如果你方便的话，或许就在明天吧。”

“今天怎么样？”

利汀顿吓了一跳。“今天？当然可以。只要你觉得自己能走得开，有什么不行？”

“我能走得开。我想我应该知道父亲的遗嘱里都有些什么内容。”

“的确，你是应该知道的。嗯，葬礼结束后我开车直接回事务所。”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表，“两点钟我准时在那里恭候。”

“两点钟稍过一会我一定到，”阿姆斯泰德说道。

当利汀顿转过身去向家里的朋友们打招呼时，阿姆斯泰德沉浸在新处境带给他的强烈冲击之中。律师的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其中有许多地方涉及到你的利益。”这话再次明确肯定了父亲的遗嘱主要与爱德华自己有关。他不仅仅是一位伤心的儿子，他还是一位继承人，一个王国的继承人。老国王死了，他就是新国王，是伊兹拉·杰全部财产的新主宰。成千上

万的美元，众多的报纸和电视台，全部大权都将归他所有。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确实再没有其他挨得上号的人了。爱德华的母亲三年前因衰老而寿终正寝，撇下孙子罗杰和其他几位远亲。然而老头很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爱德华是伊兹拉·杰的独生子，他的唯一继承人。

想到将继承如此之大的权和财，阿姆斯特德心里顿时涌上一阵陶醉感。

他还未来得及享受一下这种醉人感觉，便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爱德华。”他再次听到嘀咕声，知道这一定是自己的妻子汉娜。他四下望望，瞧见汉娜正坐在一辆折叠式轮椅里，由罗杰推着向他走来。上帝啊，他边等边在想，她那副模样多可怕。她弓着背坐在轮椅里，全身干瘪，浓施粉黛的脸上过早地布满了皱纹。枯萎得活象具埃及木乃伊，汉娜是怎样使自己落到这步田地的？她才五十六岁，和他同年，然而她的年龄看上去却要比他大上两倍。重病缠身，卧床不起是症结所在。

汉娜来到他身边，“爱德华，”她说道，“他们就要将灵柩运往墓地去，我们也该动身了。”

“我们会去的。我去把司机叫出来，”他向肌肉发达的儿子点点头。“罗杰，把你妈推到路边去。”

他刚打算离开，又被汉娜的声音叫住，“爱德华，葬礼一完，我们就回家去。你已经听到预告，将有一百位宾客前来吊唁。我们应该都在家里迎接他们。”

“我们会在家里的，”他不耐烦地说。“葬礼完了你和罗杰头里先走，我稍后就到。我有些紧急事情要先去处理。”

“事情？在今天这种日子里你还有事？”

他真想告诉老太婆：老王已死，在今天这种日子里，新王必须继位。

然而他却对她说道，“事情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会赶上你们的……”他的声音渐渐远去，“……用不了多久。”

汉娜和罗杰乘卡迪拉克轿车先走了。不久，爱德华·阿姆斯泰德的司机也开着他常坐的银白色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载着他离开公墓驶进曼哈顿区，减速停在外包铝合金框架的都会银行大楼前。他乘快速电梯来到第二十六层楼，向门口镶着利汀顿和克劳斯法律事务所几个烫金大字的办公套间走去。

阿姆斯泰德被领进熟悉的利汀顿办公室后，即觉得一种只有在期待加冕时才会产生的欣喜若狂之感涌上心头。

死者的事已经告终。活人的事才是紧要的。

贺拉斯·利汀顿坐在房间的另一端，全神贯注地在看一份文件——也许就是那份东西——阿姆斯泰德进来后，他抬起头，摘下眼镜。

“啊，爱德华，你这么快就来了，真叫我高兴，”利汀顿说着站起身来。

“我不愿坐失良机。”

当阿姆斯泰德走过铺在律师那张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办公桌前的法国奥比松地毯时，他瞥见在镶着镀金框子的巴罗克镜子下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银色的托盘，盘里有酒杯和几瓶法国白兰地。他骤然折向写字台，“要是我喝点什么你不会在意吧，贺拉斯？”

“请便，请便，”利汀顿急忙说道。

阿姆斯泰德打开一瓶只剩一半的雷米·马丹白兰地，举起

酒瓶问道，“你也来一杯吗？”

“谢谢你，爱德华，现在我不喝。不过，无论如何你倒是应该来一杯。我想它不会对你没有好处。”

“是的，”阿姆斯泰德说，同时往小口的矮脚杯里倒了约有一英寸多高的酒。他深吸了一下琼浆的芳香，然后一边慢慢地喝着酒，一边走向那把精雕细刻的法国安乐椅。

在安乐椅上坐稳之后，他看见利汀顿正在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

“如果你在为我担心的话，贺拉斯——那大可不必，”阿姆斯泰德说道，“我很好。”

利汀顿来回地摆动着脑袋，在胡桃木办公椅上坐了下来，“要是你觉得心情不好，那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过世——这种事并非每天都会遇到。”他耸耸肩，“但是正如人人都有这么一天，令尊的末日到了。”

“我原以为他的末日永远不会来到，”阿姆斯泰德说道。

利汀顿看上去好象吃了一惊。

阿姆斯泰德笑了起来，“我吓了你一跳吧，贺拉斯？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他的卵翼之下。我已是五十六岁的人了，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有出头之日。但是现在，这一天到了。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他呷了一口白兰地，把杯子放到桌上，“这一天到了吗，贺拉斯？”

“哦，是的——是的，当然了。你是他唯一的实际继承人，他对慈善事业没做过什么实质性的施舍。”

“嗯，让我们正式开始吧，贺拉斯。”

利汀顿心里很乱，他尽力想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把文件从桌子上向自己这边拉近一些，花了一点时间理清自己的头绪。“爱